



服部文庫  
417  
2150





拙稿

11743  
2150



昭厥編序

修己以治人，執古以御今，自其非能，修己執  
古，未有能治人，御今者，政之所以難也。其修己  
執古，非學不能。故古者勅于學，享曰：小人學道  
為使，矧御大夫士，供于天職者，矧方六七十者，五  
六十，所謂邦者，君之而南面者乎？苟其不學也，  
牆面，益事是煩，豈啻煩，不戴髮，合畫而呻呼  
於國者，倖也。而猶且曰：有民人有社稷，是故惡



夫佞者亦唯自詭非聖人也。篤信好學，成德於己，而後取之。九右逢其源，庶可無大運度也。夫政有小大，俗有古今，道与时污隆，或曰：今延今已生年。今之世帝反古之道，灾必及具身，沾涼哉。多視見其才識，且量也。而又或以為無益，而一切從事于古者。古則古，然周陸行，何舟般邪？水行，何車於邪？事固有所不行也。乃執一察百，所謂刻舟膠柱者，不免於夏虫疑冰矣。故執古御今，是之為得無耳。

世之稱經濟家者，何限有恒言矣。曰：天下國家，具則其也。靡存火之如終日而溢不嘍，若僞無人，然則夫冉季二子必將盱，惟屏息而從之。後邪，真能与之抗衡而談政事哉。讀觀其載於空言之書，蓋文矣哉。辨其美惡，然其人未始莅于一鄉一邑，殊不知利下此害于彼，得于彼失于此。空言自恣，无所不可言，則无所不可言也。雖美言可市，靜言用遠，其奈天下國家何業已仁者其言也為。



之難無言不其然之得與不其然叙乎尼崎侯之學實期於  
德也政思茲在茲也茲在茲也其有不通則靜  
默思道幸而得之書以記之樂以永年志此  
書也道不謂為政以德則先王之昏且其書之用  
文為貴則諸子百家在矣又何尚焉亦唯邦自殊  
俗異古今政之不同可以寬可以猛先驗小物推而大之可以示後  
可以示豐有所先有所後不識順時之則  
欣意候由其俗而察其情稽於古而謀於今

德已成于內而政亦治於外與夫引繩古今圓  
冠方履蓬衣白面以文徒為夸具者天津之異  
無耳亦唯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侯之志無夫  
侯之志矣夫

服元濟謹撰







